

中外关系史译丛

朱杰勤 译

海洋出版社

中 外 关 系 史 译 丛

朱 杰 勤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1984年·北 京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入十六篇译文，包括中外关系史中有关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宗教、人员往来等方面的学术著作。内容丰富，史料珍贵，可为从事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人员及外事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帮助，并可供交通史、文化史、华侨史、宗教史研究人员及各大专院校有关部门阅读参考。

2933/11

中 外 关 系 史 译 丛

朱杰勤 译

海 洋 出 版 社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 5/8 字数：230千字

1984年6月第一版 1984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5000

统一书号：11193·0299 定价：1.15元

序 言

中外关系史研究的重要，人所共知。可是今天它在我国社会科学中还是属于薄弱部门，研究队伍还不够壮大，参考资料相当缺乏，出版的专著数量不多。近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史学界对于中外关系史这门科学十分重视，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也作出很多成绩。而我们至今还没有一部用马列主义观点写成的内容丰富、有独到之处的中外关系史。这与我们十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是不相称的。因此，我们对于这门既符合当前需要而又具有国际意义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要大力提倡，加强探讨，继续开来，发扬光大。这是我们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虽自知人微言轻，但不敢辞口舌之劳，屡次为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而呐喊，我于一九七八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写了《关于大力发展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建议》（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编的《情况和建议》第二十五期），又于一九七九年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大力发展中国对外关系史研究的问题》的报告（见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材料之五），略抒所见，期有裨于万一。至于创造条件，蔚成风气，还有待于有关领导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支持。

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除必须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专业知识外，还要有中国史知识，和外国史知识，不仅要有较高的阅读和理解古汉语典籍的水平，而且还要有阅读、掌握和

运用外文资料的能力。此外，还要涉猎民族、语言、地理、宗教、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这门学科要求高，难度大，研究的人就不很多。而且普遍认为国内参考资料，特别是从外文译过来的有关资料太少，不足以应一般有志研究而又缺乏外文修养者之用。外国学者对于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虽然观点和我们不一定相同，但他们对于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做过不少工作。如果我们以科学的态度，把他们的成果加以选择并翻译过来，还是可供我们参考的。搜集资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在拥有丰富资料的前提下，才能收到丰硕的研究成果。四十多年前冯承钧先生曾将法国近代汉学家的论文和专著约有百种译为汉文发表，这对我们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人大有帮助。我向他学习，步他后尘，也翻译了两部中西交通史名著——夏德的《大秦国全录》和利奇温的《十八世纪中国和欧洲文化的接触》，分别于一九六四年和一九六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已故的著名中西交通史学家张星烺教授于五十年前曾编注了一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共六册，亦由我重新校订于一九七九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为研究中外关系史提供参考。

三十年代，我曾从外国有关的学术刊物和专著中翻译多篇论文，汇为《中西交通史料译粹》一书，一九四〇年在中华书局出版，此书版权是由译者保留的。可是一九七二年，台湾方面有人擅将此书大量翻印向国外出售，而内地反而绝迹。根据学友们的建议，最近我把这本书内各篇译文，重新校订。加上未发表的译文多篇，集为《中外关系史译丛》，中华书局同意由我自行处理。现由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此书收入十六篇文章，基本上按时代顺序分类排列，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以及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等等。翻译上的错误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又，本书资料都译自西方国家发行的学术书刊，观点各有不同，读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时，必须经过分析和批判。

朱杰勤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五日

目 录

- 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M.P. 查尔斯沃思(1)
- 中国与阿剌伯人关系之研究……M. 布隆荷尔(13)
- 伊斯兰教入中国考……I. 梅森(48)
- 元代马可波罗所见亚洲旧有之近代事物
……D.E.W. 古德格(68)
- 明末清初华人出洋考……C.R. 博克塞(91)
- 一五一四年葡人关于东亚之记载……J.M. 布雷加(110)
- 荷兰人侵占澎湖群岛的经过(1622—1624)
……L. 布鲁施(118)
- 西洋美术所受中国之影响……L.W. 哈克尼(131)
- 罗柯柯作风……G.F. 赫得森(145)
- 欧洲使节来华考……W.W. 柔克义(161)
- 英东印度公司与来华大使马卡特尼通讯录
……I. 普利查德(191)
- 十八世纪荷兰使节来华记……C.R. 博克塞(248)
- 荷兰使节来华文献补录……J.J.L. 戴宏达(269)
- 十九世纪英国与沙俄角逐新疆考……L.E. 佛力奇特林(288)
- 二百多年前英舰远航南海记……H.P. 霍尔德(310)
- 清代广东十三行行商伍浩官軼事……S. 格林比(322)

古代罗马与中国印度陆路通商考

M.R. 查尔斯沃思 著

罗马帝国自奥古斯都 (Augustus) 极力建设之后，朝纲日振，国家殷富太平，人民多留意于物质之享奉，恣为侈汰，理所当然。而奇珍异宝，自远而至，环顾近地，无有应其求者，则惟有乞诸东方，因东方诸国最饶丝料、香料、胶类及珍珠宝石，皆足以供之也。此种商品，由陆由海，皆可运到，由大夏 (Bactria) 及安息 (Parthia)，或横过印度洋而溯红海，而达叙利亚范围之中心地点，安提亚 (Antioch)、大马色 (Damascus)、塔德摩、庇特拉 (Petra) 等地。由红海口岸驶入之路，罗马人实操纵之，因欲削减安息人之商务，以故别出一路，不经安息人之领土，由高加索 (Caucasus) 而横过红海，向北而行。惟在第一世纪，则美索不达米亚 (Mesopotamia) 一处，实为通道，殆无可疑。

东行之人，由小亚细亚海岸而达北部叙利亚市场者，则有托鲁斯 (Taurus) 及阿美那斯 (Amanus) 二大山系为障。前者有西里西亚隘道 (Cilician Gates) 横跨之，而后者又有三处可通，向北而入则离西里西亚岸，向东转上匹刺马斯 (Pyramus) 之支川入于匹利亚文拉 (Pylae Amani 今称 Bogtche，有铁路可通)，然后一直横过苏马 (Zeugma) 之幼发拉底河，而下哈利本 (Chalybon) 之平原。第二路则由岸道直达麦密杜斯 (Myriandros)，复由此而转入

匹拉沙利耳 (Pylae Syriae) 交错之山，而入于大陆。第三路则沿至塞流细亚 (Seleucia) 之海岸，然后由奥伦梯 (Orontes) 流域而达于安提阿。三路会合，有一通用之会集地点，为凡行由美索不达米亚直下波斯湾之旅客而设者，则为苏马，以幼发拉底河之十字路著称；由此遵河岸之左，则入于塞流细亚及忒息丰 (Ctesiphon)，虽然有时由中叙利亚镇及大马色而来之骑队旅客，则情愿向右渡过塔德摩沙漠，然后傍雪莎利吞 (Circesium) 附近之河而入于安息市镇及商埠焉。此种旅客尽为商人，出没于平沙万里之中，以逐什一之利，他勿具论，而耐劳之性，已足令人起敬也。有时行程，全采陆路，如波斯湾上佐虾 (Gerrha) 之人所为者，彼等横过阿剌伯沙漠，运东方之香木、胶质及香料之类入庇特拉。因贸易东方货物，获利甚厚，一般道德家及忧世者，对于此最大浪费之奢侈品，未尝不蒿目痛心，见人之穿丝服者则痛骂之；惟追求此物者，仍前赴后继，有加靡已也。贵族妇人如宝莲娜 (Lollia Paulina)，每遇宴会，则随身珠宝，价值巨亿。尼禄 (Nero) 既摧残波比亚 (Pappaea) 至死，为位哭之，当其行火葬之礼，所用香料之多，虽阿剌伯一年之出产犹不足以供之，而丝及丝服，亦用之如沙泥。奥古斯都所用之绘图者、探险家及地理学家，其数甚多，亦专为东方而设，而当时之极有趣的文献中有一短小之旅行记，为差力士 (Charex) 地方之以锡度氏 (Isidore) 所辑成者，所述为运丝之路，而苏马至大夏之站，亦详载无遗。战争远征及私家商人之事业，皆足令罗马人增加中亚细亚地方之知识，结果令罗马人振起精神，恢复北路而管治之，亦不至与安息帝国接触也。

商业问题之外，尚有边防问题，尤须考虑者。罗马既倚赖小国以施行此种工作，对于一团结之前线，甚难操之过切。罗马帝国之第一年，康玛其尼（Commagene）及伽帕多家（Cappadocia）並仍为附庸国，罗马只握一幼发拉底河之十字路口及苏马之十字路口，而以一团军人驻雪瑕士（Cyrrhurs）以防守之，地当全镇，亦因此为大道，可至于阿美那斯、多烈芝（Doliche）、苏马、差利本（Chalybon 即 Beroea）及安提阿诸地也。惟提比留（Tiberius）设计归併沿境之数附属国，但其计划为后人所收回，在维巴士时代，这些地方併于罗马。幼发拉底有三条十字路已归操纵，二者向南，即在撒摩撒达（Samosota）之地，一向北，则在米利丹（Melitene）地方。苏马乃入米索不特亚之起点，许多满载之骑队由此而过；一税站设于此，尚有一军团驻守，在克罗狄亚（Claudius）朝时早已有之。以锡度所说之路，颇通行者，与幼发拉底无大关连，此路成一巨大而半圆的弯曲，曲折突入安提密阿（Anthemusias）。复由此地直进与比烈加士（Bilechas）之路线同向，又由伊利（Ichnal）至李士科林（Nicephoriunr），复遵大河而行。如仍不离左岸而行，则可至菲力加（Pholiga），其地有一别径可通沙漠及塔德摩，安息军常在此地过河，以侵罗马疆域。故其逐幼发拉底河入希腊名镇塞流细亚，距忒息丰不过数里。

有一事所应记者，由此路出之去处甚多，幼发拉底流域仍未合乎旅客之理想，因沿河居民实视征收通行税为发财捷径，故商贾骑队每向北周绕而行，经过沙漠，横过先利阿剌伯（Sconite Arabs）之邦；距河有三日之程耳，所以如此

者，亦因有土之人纠察不甚严密也。其在夏日，则贸易中人不能不寻旧时北方之路，此一带，霖雨甚多，水草又便。兹述其路径于此：过河后则转入北方，走过卡里(Carrhal)及累西娜(Resina)而入于尼士比(Nisibis)及星加娜，乃与近尼尼微(Nineveh)之底格里斯(Tigris)流域相合，一直入于忒息丰，另有一路，更入于北，由以得撒(Edessa)及马地(Marde)至尼士比(Nisibis)也。体格拉尼(Tigranes)雄才大略，在此处奠定太格鲁奥车打(Tigranocerta)之基，其所以如此者，非徒好大喜功，实商业意味太深故也。此路可谓与历史同其古老，输运大军，实为适用；亚力山大迭由此以征伐各方，有如图拉真(Trajan)四世纪后大举征伐安息所为，先后一辙，尼士比当时已为一永久之罗马堡垒矣。

各路虽多而分歧，然最后皆会于底格里斯河傍的塞流细亚之盛镇。有一事殊趣，可略述之：此地首为希腊人所奠定，故其希腊风气甚深，亦常能自立，不受安息之羁缚。其财与势可谓甚大，盖其地位得宜，有以致之。此间居民殊杂，有马其顿人、希腊人、叙利亚人，后又有一部分犹太人加入，此镇商务之繁盛，可想见矣。距此数里之遥，则忒息丰在焉，乃安息王之冬日京都也；人口稠密，商务发达，居民富实，尚有宏丽之大建筑物，则安息之统治阶级所建也。距河稍下有一新地点，乃倭罗格斯(Vologeses)大王所开拓者，因其名而名之，为波米兰(Polmyrene)商人所常用之商站也。此外有一小国，在河之口，乃差力士地方一阿剌伯王所统辖，和离镇(Phorath)亦包括在内。差力士本在河之口，至斯特累波(Strabo为著名之史家)生时，则已

变为航业之总站，但为水冲下之淤积物，积聚甚速，在第一世纪之末，已在下游十二里之遥，（在前的德利赖（Teredon）港亦尝有此变，）而亚波罗加士（Apologus）港口则代其位。由印度而来之船舶，满载木料、檀香木及麻栗树木、酸枝木，皆集会于此，并有定时。以上述诸物，交易波斯渔人之珠，地中海之红石、酒枣及奴隶以归。凡自大夏来之商人，亦常在此下船往比脱那及西方焉。

今又重提忒息丰矣。凡由此镇向东而行者，则必跨山越岭，直升札格鲁山（Zagros）而入波斯之平原。复由今克尔曼沙（Kermanshah）路前进，经过比喜丁（Behistun）之大岩，达厄比丹娜城（Ecbatana），此城富丽无匹，乃安息王夏季之行宫也。由此有路横切米地亚（Media Rhogiana）之平原，直上里海关；里海关者，一军事要隘也。然后过希腊之亚潘米亚城（Apamea），取道海经利亚（Hyrkania）之原野而入于别一安息城在乞戟汤拔鲁（Hecatompylos）者。沿此路继续向东至安提奥齐亚（Antiochia Margiana 即今之米夫 Merv）。照以锡度所述之道，则更南行而至亚力山大城（Alexandro Upolis 即 Kandabar）则经纪入及中国商人或彼等之居间者相会于此，其说殊略，不足广闻，幸吾人耳目所及，犹可补充一二焉。

以锡度之时代过后，有一马其顿富人名跌梯安那（Maes Titianus）者，世业商，尤有兴趣于丝业，特派一使者探路，而带返远方之消息及探求往来所需之时间焉。（他必是一个落籍叙利亚之马其顿希腊人，他以一商人尚肯资助远征之事，诚足令人惊异。即此事不止一次，尚有一意大利的承揽商务者，特遣一罗马武士寻求波罗的地方琥珀贸易之道路

及地点是也。)一路至米夫城，其行程与以锡度所划出者，初无二致，但离此城之后，则经纪客不转向南方而直闯大夏都城 (Bactra, 即今之 Balkh)，横切金米第 Comedi) 多山之国，过沙其 (Sacae) 之领土，最后达到一站名“石塔”者，遂与中国人相会于此，此地实属于色勒库尔 (Sarikol) 内之塔什霍尔罕 (Tashkurgan)，此镇位于俯瞰叶尔羌河 (Yarkand) 上流之荒凉峻岩上，该道路之开辟，已历二世纪矣，谁为为之？则丹美脱礼牙 (Demetrius) 及米兰道 (Menander) 二位也，大夏君主实董其成也，由塔什霍德罕直落叶尔羌流域，东入中国，而至西安府之首镇。由大夏又有别路过印度之库什 (Kush)，复沿喀布尔 (Kabul) 流域，由著名之开伯尔山道 (Khyber Pass) 入于咀叉始罗 (Taxila) 及印度流域。亚力山大征服安息后，由此路而至傍遮普 (Punjab)。故在此荒凉之地，有三国之文明会集于此，即中国、印度及大秦，而互换出品货物及绘画美术。此种交换所得之影响若何，则吾人仍未能完满言之，探险家游踪所及，近如罗布淖尔 (Lop Nor) (如斯坦因爵士 Sir Aurel Stein 之举是也) 附近之远征，犹可致惊人之发现也。

惟别有一地仍须考虑于未达结论之先。自勒卡鲁 (Lucullus) 氏时代以来，罗马史上有一最超越之特色，则为驱逐安息及占领亚美尼亚 (Armenia)。亚美尼亚及其北之高加索 (Caucasia)，皆丰富而厚于生产之国也。高加索之森林，供给优良之木料，费息斯 (Phasis) 经过一流域，产麻甚饶，此地亦以制麻著名，蜡及地沥青之类亦于附近可得，就中如星奴比 (Sinope)、亚米苏 (Amisos) 及特里比沙

(Trapezus)，各镇之水产物亦颇可观。金产于河，而支巴拿则甚多红铁矿及金矿。如此美地，值得归并无疑，而此推动力仍似不足为该时代之历史的唯一关键，吾人必反观前事，细心考察之，则自知之矣。

第一世纪之初，庞培 (Pompey) 败于米夫利地 (Mithradates) 后，北向以军伐叶伯利 (Iberi) 及阿本丽 (Albani) 之比较落后的少数民族，乃假道于西拿士河 (Cyrus 或 Harmozica) 而直入叶伯利之国。他由此复得知印度之商品，由阿母河 (Oxus) 流域直下横过里海而来者，吾人类可忖知此种消息带至罗马，而商人阶级顿有甚深之印象。数年之后，安东尼 (Antony) 之官吏名昆尼地亚士 (Canidius) 者，亦远征及于叶伯利，(用同一之路径) 大破之，而强之为城下盟。终奥古斯都之世，大举征服亚美尼亚，接受城下之盟者，不止一次，如 Tiberius, Gaius Caesar, Germanicus, Corbulo, 及其他各人之远征是也。最有趣者，则阿本丽及叶伯利诸王力求罗马亲好，遣使往聘，不绝于道。提比留王朝时，阿尔巴尼亚 (Albania) 及意卑利亚 (Iberia) 并为罗马权力保护下之小国；彼等既得其惠，则常遣兵以助罗马，而高标鲁 (Corbulo) 利用之更为法外之事。在尼禄时代，已有一屯营在亚美尼亚之干尼 (Gorneae) 地方，而本都士 (Puntus) 及李沙亚美尼亚 (Lasser Armenia)，皆隶于尼禄管治之下，藉收前方指臂之效；亦有人谓其尚遣一远征队入里海关 (疑为高加索关之误) 云云。卡帕多细亚最后为韦柏西朝人所兼并，据河而守。则有西门沙地 (Samosata) 及米利太尼 (Melitene) 二地，而同时有一队罗马边防军驻紮于夏巫色加 (Harmozica)，(在意卑

利亚本土之内)。杜密善 (Domitian) 所建设于小亚细亚东部之各新路，吾人犹可考定之，其一路联合 (Samosata-Melitene Satola及Trapezus) 诸地而成一新路，其二则由萨提拉 (Satala) 至衣利支亚 (Elegia)。安息之役，图拉真曾由此进军。

倘吾人今问罗马人作此调度，究竟是何意思，则断非如常解释 (即防御安息人而设) 所能令人满意。吾人已知安息军队不能越北部亚美尼亚以攻罗马，或亦无须过西拿氏流域而航黑海，故每一次出兵必由幼发拉底之十字路，而集中于苏马及安提阿。考其真相，则罗马人欲操纵意卑里亚一带之商业，且执占南北二路之商务以压安息人。纪元前之第三世纪，塞琉息咨 (Seleucid) 官吏已探入里海之路，史册具存，斑斑可考。费息斯镇 (Phasis) 在一河傍，河与镇名同，由亚米沙 (Amisus) 二日可驶至，以此为起点，此河甚大，且利于航，可以直达沙拿班拿 (Saropana) 炮台，过此以后，则货以船载者，转以车载。到费息斯，复驶入于山中，但车路甚好，四五日内，则可见西拿氏流域矣。著名之高加索关在此地，从北方而来之商务，亦由此而贾迁焉。此地非独西拿氏为可航，即其他河道，亦不乏可驶往里海者；故行人可直下亚西安尼 (Alazonius)。然后由铺石之路，穿阿尔巴尼亚 (Albania)。有一交替的路径，乃由特拉安散港口而至西特拿，复过亚力支亚而入亚力士流域，而通于里海者，但距西拿士河首之南不远，吾人于德息图 (Tacitus) 氏书中，得知高标鲁之军在亚美尼亚者，其军需品亦由此路输入，而亚力士山峡乃为亚美尼亚重镇雅德司打所统，此镇在罗马史上固非等闲之地也。罗马政策不断经

营上述二条路径之北部，固无可疑者。乃亚力士流域必成为安息人之侵略目标，但西拿氏及里海之路径及屋沙士（Araxes）流域——因屋沙士必与里海相通直至撒马尔罕（Samarcand），无论如何，断不为安息势力所压。而此种政策可决其成功；吾人可由阿立安（Arr-ian）所上于海达兰（Hadrian）皇帝之报告书窥见一二，阿立安身膺使节，必不妄语者也。黑海沿东一带，在费息斯地方，则有炮垒防营甚多，如喜修（Hysson Limen）及鸭沙拿（Apsarus）诸地方有之，费息斯本身亦驻有四百精兵，凡航行其地者，出入平安，该要塞之外边，有一区老兵及其他从事商业者之居留地，自掘战壕以自卫，此地稍上，则为带奥桥利亚士（Dioscurias）河岸，复有第二队防军驻扎于此。加以各山之小族，罗马一一以王号封之者，益附庸于大国；雄风所及，谁敢不臣，故各邦皆在罗马统治之下。西历七十五年，韦士伯尝调此防军移驻夏巫锡加，看守达里尼尔道，亦以严防任何蛮族之入侵为往里海之行客害也。罗马倘无巨大之商业关系，未必不惮烦至此，而以大力经营此荒远之地，此则吾人所深信者也。

在塔什霍尔罕（Tashkurgan）境外，中国商人等候西方之经纪，河岸之上，满布生丝、丝线及丝服，用以交换罗马生产之宝石、琥珀、珊瑚之类。相传谓彼等交易十分公道，一俟购者选择既完之后，方可引退，而交易中彼此不交一言。丝之运入罗马，固不需由安息而来，往往大帮丝物由印度转折入巴利忌撒（Barygaza），然后移往罗马；甚至尚有运下恒河（Ganges）流域，直达巴烈宝花（Palibothra）及托勒密（Ptolemy）之繁盛埠头者。然非精于此项贸易者不

能知也。罗马人对于商业关系如此其切，而远方之人能有丝供人者，反觉淡然，自始至终，如入五里雾中，其为自圉则亦甚矣。中国人则不然，盖随地无不足以表示探讨之精神也。第一世纪之后半期，汉将班超奉诏往东土耳其斯坦一带，因寻得塔里木流域之路径，乃遣一将名甘英者探讨安息及关于远道的大秦（叙利亚）之情况。甘英回，报告大秦之事，甚详且趣，报告书中有云：“其王无有常人，皆简立贤者，国中灾异及风雨不时，辄废而更立，受放者甘黠不怨。”

（此文见《后汉书·西域传·大秦国》一条——译者）他亦明述沿路之驿站，及距离之正确度数，且谓其国“多金银奇宝，有夜光璧、明月珠、骇鸡犀、珊瑚、琥珀、琉璃、琅玕、朱丹、青碧。刺金缕绣，织成金缕罽杂色绫。作黄金涂、火浣布，又有细布，或言水毛毳，野蚕茧所作也。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凡外国诸珍异皆出焉。”“其人质直，市无二价。其王常欲通使于汉，而安息欲以汉缯綵与之交市，故遮阂不得自达。”斯时有人告甘英，谓欲求罗马，则须绕过阿剌伯，自可得达。我今可引一段文字以解释甘英何以不能达意大利之故。其文如下：“和帝永元九年（西历九十七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此段见《后汉书·西域传·安息国》一条——译者）至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献象牙、犀角、玳瑁，始乃一通焉。

于此可见罗马用丝之广，实始自内争时期，织丝之地点